



### 紀大偉

出生：民國61年生

學歷：台灣大學外文系研究所畢

現職：自由寫作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小說集《感官世界》」、「小說集《膜》」、「小說集《戀物癖》」

獲獎記錄：聯合報中篇小說獎、幼獅文藝科幻小說獎、成長小說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

### 創作理念

「沒頭沒臉」一文述說剛入伍的役男如何在軍中生活裡重新認識自我。新兵在洗戰鬥澡的時候發現，以往珍視的頭（象徵理智）和臉（象徵個性）似乎消失，軀幹（象徵感官以及群性）反而突顯壯大了起來。新兵便從洗澡的情境出發，思索該如何面對「沒頭沒臉」的狀態，該如何審視自己忽略已久的肉身，亦即官能與群性。沒頭沒臉和有頭有臉的差異為何？為什麼可以在軍中生活裡察覺轉變？如此的反省過程從頸部之上（頭、臉）移至頸部之下（肉體），漫溯了記憶也同時觀看現今，可能是不挺舒服的挑戰試煉，卻也是男孩新生的開始。

## 沒頭沒臉

男孩第一次驚覺頭顱和臉孔的消失，是在他入伍未久的某日，向晚的集體沐浴時間。

那時，操練整日之後，男孩和弟兄們卸下沙塵斑斕的裝備，鋼盔草綠服以及黑頭大皮鞋，搶先湧入浴室，像嗷嗷待哺的稚雛一樣爭取不敷使用的鳥嘴狀蓮蓬頭。時間有限，手腳非迅捷不可，所以大夥老早就將衣衫剝去，懸掛一旁，洗將起來了。肩膀抵著肩膀，手肘撞上背脊。地下水從蓮蓬口流瀉而下，源自地底的涼意打在一整天所撐大的毛細孔上，沖刷毛孔分泌出來的油脂污垢。男孩哆嗦著，全身抹上一層香皂增殖出來的泡沫。他以很民主的方式洗澡，將整個人體表面的器官肌膚一視同仁，塗上同樣的廉價香皂泡沫，泡沫也連綿敷上他的頭和臉。在新兵訓練中心，他不可能繼續使用洗髮精和洗面乳，哪有這種餘裕可以揮霍呢。

日前，他和弟兄們才在「中山室」剃髮，腦袋精光鑑人；南台灣日頭吸吮出來的汗水在他臉上竈積，幾乎凝成面膜。男孩仍然有頭有臉，但在塗抹香皂的同時他也發現頭和臉的消失。

本來，男孩和多數年輕人一樣，另眼對待頭和臉，並不視為軀幹的尋常部份。以往洗浴的時候，香皂的勢力範圍只限於頸部以下，頸部以上的頭和臉則需要格外的慇懃：為了照護頭髮，他謹慎選用了洗髮精並且搭配潤絲乳、護髮膏；為了討好臉龐，他也細心挑選了洗面乳以及一週使用一次的拔粉刺貼紙。男孩戒懼應對頭皮屑以及青春痘，惱惱的威脅。對他來說，頭和臉是身體

地圖上的兩個特別行政區，它們和其他領土之間畫有楚河漢界，不可輕漫逾越，並且需要非凡的管轄手腕來加以統御。

但，來到軍營報到之後，在壓縮的時光和配給的空間裡，男孩卻驚覺這兩塊特別行政區已經杳然失蹤：他的頭和臉被迫和身軀連成一氣，疆界不再。他手上抓住的這一塊白蘭香皂，狡獪滑溜，竟可以魯莽跨越頸部，從身體入侵到頭和臉。頭和臉再也沒有獨立自主的特權。吸滿香皂泡泡的手掌從下往上撲，撫按光禿的頭皮以及粗糙的臉頰，男孩發現，軀幹已經同化了他的頭臉。

幾乎沒頭沒臉。

在兵營裡，菜鳥不得不以草率應付身體的方式來敷衍頭和臉，逼使頭臉消失；但，並非身置裸裎相見的男子澡堂就非沒頭沒臉不可。

男孩記得和同伴騎車登上陽明山洗溫泉的時候，在馬槽、冷水坑、花藝村或者是國際大飯店，雖然也是和其他男性一同赤裸洗浴，卻覺得大家頭臉俱在：黑夜裡，眾男浸在微黃色熱湯裡，只露出頸子以上的部位。彷彿地獄之海的硫磺水面上，漂浮了幾只浮標一般的頭顱與臉。溫泉裡的頭和臉仍是特別行政區：當皮囊沉浸埋在熱泉裡的時候，唯有頭臉可以傲然高於水面而不染，卓越存在。地獄舒緩迸吐的氣焰逼促裸男們冒汗，汗珠從頭皮和臉孔逐顆滲出，幾乎剛滲出就頓時蒸發，與黑夜裡的白煙幽微合一。雖說眾人光顧溫泉往往是為了滋養頸子以下的軀體部位，不過在浸浴磺泉的過程中，溫泉鄉的迷霧卻歌頌水面上的頭與臉。

浴罷，男孩和同伴跨上機車，下山的路程像是無盡幽黑的雪，而他的身軀卻得以持續綿暖，腦子和臉頰則空明沁涼。朝著台北盆地的燈海騎車前驅，把記憶的溫度留在陽明山上的雲霧裡。

男孩領悟，雖然同是大眾澡堂，溫泉和軍營浴室究竟天壤之別。在溫泉大眾池，人人享有足夠的餘暇，得以冥想，得以品味，讓頸子以上的部位漂浮於霧氣之間，非常形而上。然而在軍營浴室裡，菜鳥們卻必須在班長規定的短促時間內完成整套洗浴儀式，絕無餘暇與形而上可言，難免兵馬倥傯，倉惶間忘記頭臉何處，馬馬虎虎香皂一抹了事。

溫泉是頭臉的神殿，而兵營則是皮囊的帝國。

或許，在軍營浴室裡抹滅頭臉誠屬必然——唯有如此，過於重視頭和臉的男孩

以及其他年輕小夥子才有機會重新審視輕忽多時的身體。男孩才剛離開學校未久，在學弟放暑假的時節步入兵營報到；以前持有學生身份的時候，男孩運用頭和腦來進行閱讀、漂流與愛戀，而不是任由身軀肆放——那時他和許多學生一樣，幾乎忘記肉體的存在。只曉得揚起頭和臉，任憑理智與個性高拔揚昇，卻忽視身體的感官和群性卻把自己拉往地心引力的方向。

但，在紛亂緊張的軍中生活裡，身體施發諸多訊號，比如飢餓、睏倦、排泄、燥熱甚至性慾，身體的質性幾乎將男孩滔滔淹沒。也只有在這等泯滅時刻，男孩才終於開始認真辨識：身體質性，究竟為何？

頭顱，面容，軀幹，原來各自述說著不同的故事：

頭顱擁護理智，然而軀幹著重相對的感官；面容強調個性，而軀幹卻複製了相對的群性。偏偏初入軍營的新兵需要輕理智而重感官，需要棄個性而尊群性，所以頭顱和面容再也不得張狂，而必須納入軀體統轄的體系

於是在菜鳥的鐵床下，只放置香皂和牙膏牙刷，卻沒有洗面乳和洗髮精的空間——再也不必對頭臉施賦以特權，因為它們這兩種特權份子已經遭受吞併。

不過鐵床下的臉盆裡，除了香皂之外，仍然躺了排列整齊的牙膏牙刷。雖然菜鳥可以勉強以香皂來洗頭洗臉，但總不好用香皂來刷牙吧；在罷黜洗髮精和洗面乳的時候，牙膏牙刷這樣的洗滌用品卻仍然得以駐守，而且理直氣壯。清潔口齒的用具得以留在軍營，也就表示軍中生活承認嘴巴的存在：軍隊裡的一個新兵，沒有頭臉，而是一具長了嘴巴的軀幹。

究其實，軍中的嘴巴並不是為了享受飲食歡愉而留在身體上——它不像頭顱那般訴諸理智，而只是安份地滿足臟器；它不像臉孔一樣傾吐個人的故事，而只是節制地遵守群性的法則。男孩的這張嘴巴，在集體食堂進用人人等同的餐飯，在公共廁所的洗手檯上洗浴。嘴巴不是長在臉上，不是長在頭上，而是長在軀體上，它是身上一副乖巧的零件。

嘴巴少見的叛逆，只出現在它叼上一根煙的時候。

當然新兵未經允許是不得任意抽煙的——不過機車班長也終有人性的一面，特許菜鳥們在沐浴時間之後剩餘的幾分鐘內抽一根煙，解解悶。規畫出來的吸煙區在樓梯間角落，距離浴室不遠，但兩種空間卻形成強烈對比。浴室裡燈光大亮，男孩

卻感受不出弟兄們的頭和臉，只見晃動進出的肉體；吸煙區籠罩在夜色裡，不過男孩卻可以辨識抽煙弟兄的臉孔——他們嘴角吐出來的白煙輕佻浮昇，向上推著，向上推著，好猥褻，烘托出一張張疲勞卻性感的面容。男孩想起美國攝影師羅柏·梅波索普的黑白作品：肖像中的模特兒肉體隱沒黑影之中，只浮出反差分明的臉——這般風格的臉孔，彷彿騰空漂浮著。

男孩剛洗完澡，走近吸煙區。特區設置了好大一座煙灰缸：其實是個臉盆，裝了七成滿的砂，裡頭零星插了幾根煙蒂。男孩憶及和學弟瘋狂騎車繞行北海岸的那一次，途經香火鼎盛的十八王公廟，廟裡的香爐插了香煙，藉此祭祀神靈。只不過不知在軍營裡，類似的香爐又扣連了何等意義。恍惚黑暗中，男孩接了一根不知由誰突然掏出來的煙。請他抽煙的人，是誰？

軍隊裡頭臉式微，身體獨大，剛入伍的男孩便發現一個難題：要在軍中辨識誰是誰並不容易，對新兵而言更是困難。來軍中報到之前，男孩住在城裡，見識過形形色色的人物，而他總可以輕易憑藉不同的頭和臉來區分誰是誰。但是進入軍隊之後，男孩很難繼續以頭臉來辨認每個人的身份——對他來說，兵營裡的每一顆頭和每一張臉都大同小異。光憑身體來認人，又還不算是男孩熟悉的規範。

男孩接了煙，道了一聲謝；在接受點煙的過程中，在飄幽火光裡盯視清楚，原來是班長仍然稚氣的臉。其實他的年紀並沒有比我大，男孩想。班長放下白日的姿態，頹廢叨著煙，和幾名菜鳥哈啦聊天著。黑暗中，煙影間，曾在光亮中遺失的頭臉又再次顯現。

仍是餘暇存在與否的差別。在緊迫時分，人身就只剩下身體，沒有頭臉；只有在得以放鬆的時候，人的頭臉才能夠恢復。能不能享有餘暇，有時取決於福氣，但更常端看有沒有權力。位置在哪裡，權力就是什麼德性。新兵在軍中階級最為卑微，洗澡的情境也就最窘迫了，洗著洗著，不知不覺把頭臉丟開了，只剩下遲滯的身體。然而位階較高的老兵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沐浴光景，他們可以享用充裕許多的時間空間和水源，因此就可以在香皂（甚至根本改用沐浴乳而不用香皂）之外從容使用洗髮精洗面乳以及其他。老兵們的頭髮留得較長，有充份理由啟動繁複的洗髮護髮程序；老兵們也比較有時間攬鏡自照，所以在使用電動刮鬍刀之餘也可以好好洗把臉。他們一人一間浴室的小隔間，一邊洗澡一邊哼起八點檔連續劇的主題曲。

老兵們有頭有臉，每個人都可以在面目模糊的眾多菜鳥面前說出各自傳奇的情事。這些班長或士官長或排長或輔導長在個人傳奇裡得意敘說往事，將理智和個性拉得又高又遠，然而男孩卻從他們的話語中聽見兵們各自拖行的身體。好沉重的身體是一直存在的啊，不然何必藉由說故事來減緩沉重呢。

餘暇也未必是老兵的專利。就算福氣不厚，權力不多，餘暇仍然會分配到每一名新兵頭上。畢竟入伍一段時日之後，該來的第一個營外休假還是會降臨。只不過，需要等候的工夫。在假期前夕，男孩看著弟兄們脫下野戰服，換上牛仔褲和五彩T恤，驚訝發現頭和臉在大家身上重新抽長出來。在假期尾聲，收假返營的弟兄們得以在集合時間之間從容洗浴，沒有班長規定時間，每個人都可以像老兵一樣慢慢沖澡，而且奢華使用由家中帶來的洗面乳洗髮精。大家竟然也得以輕鬆吟歌，小調從大家的頭顱和臉孔泉湧出來。

然而假期也終有結束的時候，新兵也要數過夠多的饅頭才會變老鳥。新的一個星期像是蓮蓬頭冒出來的水花一樣撲打在菜鳥們的頭上，周一又要洗戰鬥澡了，身體又開始獨大了，頭臉再次隱沒。

可是男孩只得咬牙頂了下來。在沒有頭和沒有臉的時候，在沒有理智和個性的時候，男孩努力學習如何面對身體，要如何面對感官與群性，如何在失去頭臉的時候聽見自己裡面的聲音。

<完>